



冬日，不同的风度

◎蔡金刚

从家乡临朐县到江苏如皋市，中间隔着的不是一道地图上曲折的省界划线，也不是沂河和淮河在地理上恣意汪洋，攻城略地后疆域浅浅的分野。在定下如皋之行的前两天，我又找出郁达夫的文集，翻到《江南的冬景》这篇，认真读了一遍。

先生笔下“青天碧落”“微雨寒村”的江南冬景，就是一幅洒了水汽的淡墨国画，晕染了无数向往江南的游子心中，跃跃欲试的期盼。

只是在这人文地理与传统地理划线中，在家乡临朐，我已经习惯了与先生笔下的冬景截然不同的两种筋骨和景色。这两地气候不同的差异，私下以为，不是一种地域的对抗，倒像是在同一阙冬之交响乐里南北相合的不同声部：以天地造化之钟灵毓秀，阴阳分割昏晓之寒冷，在迥异的宣纸上，写下来的两篇各臻其妙的文章。

弹指一挥间，来到这个世间，已是五十有五了。临朐的冬天，是属于古齐地山区的冬天。在这我所走过的五十多年的冬天里，是带着《汉书·地理志》里“齐鲁宽缓阔达”的古意，却又被凛冽北风年年锻造铸就过的。这里的冬，是有来历的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，从北面的燕赵平原，长驱直下，到达沂山，到达陶山，被山势一挡，就露出了刀锋般的锋芒，直扑人的脸庞。这风掠过弥水凝结的冰面，发出金剑交错的声响；扫过那些落了叶的白杨、柳树，枝干虬结的柿子树，带刺的槐树……世间就留白了冬日，最张扬、最遒劲有力的线条艺术。空气是彻头彻尾的干冷，却又是澄澈的、透明的，仿佛就是能够一眼望到原水库寒澈的底。冬日的阳光，在这样的空气里照射，失去了江南那种慵懶的、毛茸茸的暖意。无论是怎么

慷慨，照射在霜雪覆盖的大地上，只是反射出来一片耀眼硬朗的白色光芒。褪尽了浮华脂粉的万物，显露出来最本真，最坚韧的质地：泰山山脉嶙峋的山石，弥河冲积平原土地的沉积，田间路边枯草的倔强，庄农人家脸上被风霜蚀刻出来的，安静深远的皱纹。这就是临朐人冬日里的气质，它不是淡墨勾勒，浅画成图的，而是能工巧匠，金石可镂的。不是一个人以疏朗的闲情去漫步，却让人以世间难得清醒的骨骼，用不屈的意志去直立。

过了临朐，进入连云港，踏过淮河，气候就像是时令，用一支画笔描绘出来与临朐截然不同的画风。天地间的调色盘如同被清水清洗过，重新变成了另外一种颜色。到达江苏南通的如皋市，这里的冬天，才让人觉得真正贴近郁达夫先生所眷恋的，那个梦境里面住着的叫做“江南”的魂魄。迟缓了，软化了的冬，真成了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只是和北方的临朐相比较，沾了一丝冬日的凉意。犹如一块微湿润了了的绸缎，轻拂在脸上，让人感觉不到寒冷。而护城河的水，幽幽的绿，即使是在这三九寒冬的天气里，也见不到如同北方临朐的河里那坚实的冰。这水，是守护着如皋城的精灵，荡漾着活泛的、沉稳的微波。清晨出来，护城河里升腾起来的雾气，不像是北方粗犷的豪侠，倒像是温婉可人的仙子，将古老的建筑，路边的树木、跨河的小桥，笼罩在乳白色的、梦一般的朦胧里。有点晕黄的阳光透过这层纱幔，便失去了原有的锋芒，融融的，暖暖的。于是你就会看到，冒冒昧昧的蜡梅花，在这样的空气里，静静地吐出蕊来，只有在春节前后，临朐人才能见到，

如同蜜蜡样的半透明的花朵。花的香气是淡淡的，被这里的水汽沁润着，悠远而不袭人。不论是城里的园林，还是道路两旁的空地，绿意并没有完全退场，只是沉潜为桂花、枇杷等叶片上，那层含着油光的墨绿。生命就是在这“润物细无声”中延续着的：稀疏的行人，缓慢的汽车，古老的徽派建筑，比肩苏州的园林，四海楼内嘈杂的早餐人，都被这湿润的空气吸附、调和水，显得格格外柔和，形成了一个被缓缓消受的，充满闲情逸致的冬日之境。

没有去过南方，真不知道这南北的冬天，差别是如此之大。冬和春，在这里，季节是如此泾渭分明。如果是从书本上阅读，也真的不能够辨识云泥。去过了，细想起来，这南北的气候变化，又不尽然。面对东方农耕文明，面对冬日的严寒，骨子里有着一一种心底暗暗相通的，共有的从容与淡定。在临朐人的家里，火炉暖气的温热，窗台上，屋子里，会摆着南方暖处催出芽来的水仙花。冬闲的时候，烫上一壶老酒，聚在一起听老人讲古，话语中的热络，割舍不掉的亲情，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温暖”。而在如皋城，在冒巢民身后留下来的水绘园，我似乎看到了那精致园林漏窗后，捧着一杯黄酒的纤细细手，那安静垂钓于河边的背影。内心里与天地时序安然相处，用民族气节坚守的浩然正气，具有坚韧生命定力的“大丈夫”。只不过，北方的坚韧写在脸上，是外在的铮铮铁骨。南方的坚韧细化在韵律里，是内蕴的畅通无阻的经络。临朐的冬日，是一把悬挂在沂山之巅，寒光凛冽的古剑，千年以降，自有一股不可冒犯的尊严。如皋城的冬日，则是摆在书案上已经展开了的宋词书卷，墨色温润，含蓄中透露着自身具有的

无尽的袅袅余韵。

或许郁达夫先生所怀念的，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江南冬日景色。更像是在这寒冷的冬日里，一种人与自然所达成的诗意栖居状态。很自然的，是一种在寒冷中遇见生趣，于萧瑟中寻觅温存的内在心境。这心境，在如皋，是“微雨寒村里的冬寒之象……悠闲境界”。在临朐，才真是“雪夜围炉话半年，留客足鸡豚”的喜悦画卷。

地理分野划分了风物的表象，文明滋养了应对时序的智慧与情怀。临朐的山，是泰山山脉的支系，骨子里带着齐鲁大地上的浑朴与高亢。深厚的黄土地、红土地，夏天吸饱热量，冬日坚硬如铁，将雄浑的地气用力牢牢锁住，只待一声春雷来炸响，作唤醒，文人墨客来齐声讴歌歌唱。而如皋，这还在被长江水冲积出来的沙洲，不停地增加土地的地方，则是用水调和出来的骨肉。地上、地下纵横交错的水脉、河汉，是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，稍稍用力，仿佛空气里就能拧出水来，成为冬日那层淡墨的底色，柔润的源泉。

临朐的山，如皋的水，一山一水，一刚一柔。在毗邻而居的两个省份的冬日里，演绎着阴阳交替，天地玄黄。让人有着不同的、直观的感受。在如皋之行的短短四天里，如同手持诗卷，赏读了江南的烟雨；在沂山脚下的临朐大地上，辨识了从小就司空见惯了的霜雪。同属一块大地，在不同的空间，第一次经历了风格不一样的冬日，这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。生命中的丰饶和弹性，在这两地之间，展现出来如此多姿多彩的景色和不同的冬日人文风度。

如此这般，诚如郁达夫先生说的，这景色，这冬日，岂是“愚劣”的笔，所能写的。

催雪

◎张玉欣

枯枝冻土寂无涯，冷蕊浮尘气不嘉。
夜半推窗敲玉律，频催万木绽琼花。

见蜡梅初绽作

◎李汉三

玉蕾先春破嫩金，霜禽偷眼蝶难寻。
香浮雪径寒初散，影入冰窗月半侵。
高立城隅曾眺望，独吟陌上必登临。
孤山处士人何在？鹤守梅枝咏古今。

大寒逢霰雪

◎马万青

寒风垂野朔风骄，霰雪霏微落未消。
麦垄犹疑银粟裹，柴门渐觉玉尘飘。
千林树变梅幽艳，万里冰封鸟寂寥。
且待东君回暖律，柳梢已报早春韶。

【正宫·塞鸿秋】

浮烟山

◎刘孝友

晴峦叠翠展晨雾，寒泉漱玉鸣清路。
麓台碑映秋光暮，明朝书院经年住。
风琴逐碧天，宝塔凌霄入，留连胜景游人驻。

腊月山村行

◎杨有奇

岁暮溪山霜色浓，冰绡封径玉垂松。
炊烟袅处归人语，天地清寥一韵封。

窗花红

◎翟云峰

一踏进腊月，年味就匆匆地跟来了。那喜庆的气氛从家家户户的窗花燃起来。一幅幅红红的、栩栩如生的窗花，把整个村子打扮得格外美丽。看到这情景，不由想起40年前的那个腊月里，老艺人李奶奶教我们剪窗花的场景。

李奶奶是我们村唯一一位小脚女人，裹着三寸金莲，走路有些摇晃，全靠拄着拐杖走路。她一头银发挽成髻盘在头部，脸上的皱纹被岁月精心雕琢的木刻。眼角眉梢总带着笑容，尤其对待孩子们总是那么热情。她和女儿在一起常住，闲暇时常用剪刀剪窗花。剪出的窗花真是神奇，一幅幅作品活灵活现，惹得孩子们满眼羡慕。

记得那年腊月初十，我们刚放寒假，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，气温骤降零下十几度。我们七八个孩子裹着厚厚的棉衣，高兴地结伴来到李奶奶家，就为她剪窗花。李奶奶见我们来了，忙把火盆里的炭火拨旺，笑着招呼我们上炕暖身子。等我们在炕头上坐定，他转身把那神秘的小木箱从橱柜顶上取下来。擦去灰尘，轻轻打开，从木箱里取出厚厚的五本书来。书页间夹满了经典的窗花作品，每一页都像一幅精致的画卷。李奶奶一边翻阅一边讲解，还让我们互相传阅，大家啧啧称赞，爱不释手。

李奶奶教剪窗花，十分有耐心，最初我们学的是剪梅花，她数十遍地教我们怎样叠红纸，怎样下剪刀。当我们剪的第一朵梅花从红纸上绽放时，小伙伴们举着自己剪的梅花，朝着窗棂透进的阳光蹦跳起来。阿春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宋代王安石的《梅花》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大家又重新朗诵了两遍，整个屋子里沸腾了，李奶奶站在梅花中，皱纹里尽是笑意，眼睛里流出了滚烫的热泪。

到了腊月二十，李奶奶召唤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去她家集合，任务是给各家各户送去她新创作的窗花。走街串巷间，我们手里捧着红灿灿的窗花，兴高采烈，走起路来特别有精神。每到一户，我们不仅递上窗花，还亲手贴上。不到一个上午，整个村子被装点得红彤彤的。杨大爷看到这一幕，捧着花白的胡子乐呵呵地对我们说：“好事，好事，你们是给全村的家家户户送祝福来啦！”听了这话，我们都觉得骄傲和自豪。

李奶奶剪的窗花在家乡很出名，她的窗花作品在县文化馆参展过，经典作品被编入镇里中小学的乡土教材中。年年岁岁，一到腊月就想起李奶奶那红艳艳的窗花，是那样的喜庆，是那样的有温度……

守望乡愁

飞雪芦苇

◎王会涛

在潍坊龙威赶海旅游度假区主干道两边的坝埧上，不经意间发现一穗穗洁白的芦苇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在这片盐碱地上活出了自己的精彩。一种久违的画面顿时浮现于眼前……

小时候，老家村落西南方有一片芦苇荡。每年春风吹来后，芦苇便悄悄拱出嫩芽，根根挺立指向碧空。上白下粉，鲜鲜亮亮，一根根一簇簇地布满苇滩的角落。随后芦苇片片，就像一幅水墨画在一节节地长高，鲜嫩嫩地爆发出蓬勃的生机。清明过后，一片片绿生生的芦苇叶子渐渐舒展开来，没过膝盖。我和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跑进里面，摘几片芦叶做成哨子，并用枝叶编织成草帽子，学着电影《两个小八路》主人公的样子趴在苇荡里假装“伏击”，阵阵欢歌笑语飘荡在芦苇荡上。

深秋季节正是芦苇开花的时候，度假区的坝埧两边，远处看是一片雪白，近看却有不同的颜色：有奶白色、淡青色，还有粉红色。一阵微风吹来，那如细碎棉絮的芦苇花，便在阳光下此起彼伏欢快地舞蹈。令我惊叹的是，芦苇一般生长在淡水边，而这里的芦苇扎根在这苦涩的海滩上，照样怒放着自己的生命。苇花素洁、飘逸，柔顺中隐含着傲骨，以优雅的姿态折服了秋风。每次当我路过时总会站在此处，看着那一簇簇、一丛丛的芦苇丛和银白色的芦苇花，当微风轻轻拂过时，苇絮便随着风翩翩起舞。我静静注视着，似乎融入了其中。到了冬天，干透的芦苇毅然挺立着旗帜般的枝叶，周围是一堆堆的雪花，似乎在向人们昭示着它的不屈和傲骨。所以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：“思想形成人的伟大，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，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。”

芦苇荡除了带给我们无比快乐的童年时光外，还无私地奉献给家乡父老乡亲们以温暖与博爱。过去，家家户户都会采集芦苇铺在土炕上面草席底下用以取暖；人们在闲暇时还用芦苇编成苇箔用来盖房顶，巧手的妇女们则用它来编织一些手工艺术品，像垫子等，在市场上很是抢手；我家在自己蒸馒头时用芦苇编了一个小算子，味道清新不沾水。在民间，芦苇还可以入药：有人患了痔疮时，就立即跑到芦苇荡里来采摘些老芦叶，回家磨成粉配以蚯蚓敷贴在患处，过上一段时间就会痊愈；芦苇一身都是宝，芦叶、芦花、芦茎、芦笋、芦根都是很好的中草药。

此时又是寒冬时节，芦苇依旧飞雪，我想：做人就如同一根芦苇，不管处境贫瘠或是富庶都要坚守自己的一方净土，即使不能成为栋梁之才，也要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。

光影淮坊
摄影：孔祥秋
拍摄地点：昌邑市下营镇西营村

朝花夕拾

文山寻石

◎姚凤雷

配精美的手镯、平安扣等，成品样貌很是诱人。

我们沿坡拾级而上，我的目光扫过刚刚修整好的多个大花池，花池里全是砂石泥土，还没有种上植物。俯身捡石头，眼见脚边一抹微光闪过，拾起来放在手里掂量，感觉沉甸甸的，随手就装进口袋。我并不知道玛瑙石，只凭直觉挑选。

与朋友一路走，先登上文昌阁的台阶，然后一路向东转向北，在森林公园里，沿着小路穿过树林前行。朋友说，她常来文山散步，这里空气好，林子幽静。我们边走边聊天，互相倾吐心中的快乐和烦恼，疗愈着身心。

路过林中一个水泥碉堡。我对这个坚固的水泥建筑体很好奇，围着碉堡转圈观察，我寻找碉堡进出的门，发现小门已经被青砖封死，无法进入。听说，这碉堡是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，文山上的这碉堡不是唯一，而是有一个碉堡群。碉堡群居高临下，能牢牢守住河西岸的安全。自古至近代，文山下的淮河曾是战场，它扼守山东半岛之咽喉，敌对双方多次攻守激战。修建碉堡是近代人的智慧。碉堡边上，脚下有石头拌脚，我拾起来看看，中意的装进口袋，不中意的，又被我还回小树林里。山风拂过林梢，发出“沙沙”声响，如同历史低语。我们安宁幸福的生活，是无数先辈用热血和牺牲换来的。文山上每一块石头都有大地的自然之语，历史之重，而我俯身拾取的，何止是石？

来到文山北面一片开阔的山坡，这里有两台挖掘机正在整修山地。不少石头浮在砂

石泥土表面，我开始捡拾石头。心里想着，我是否能幸运地捡到一块文山玛瑙石呢？心中抱着侥幸，手中的石头一块块地过眼，低头弯腰捡石头，抬头甩臂扔石头，不觉过去一个多小时，我羽绒服口袋已经沉甸甸了。石头被我从口袋里掏出来再端详，斟酌多时，只留下两块。我知道，每一枚石头都藏着一段山川岁月，哪怕最终找不到玛瑙石，这寻找本身也足以抚慰我身心。

北风掠过，有些寒冷。文山静静地安卧。文山不高，如此的砂石土埧子，在山东境内数不胜数。但它在潍泽平原上是可以登高望海的所在，目之所及就是渤海莱州湾的苍茫海水。早些年我曾在这里捡到亮晶晶的打火石，可以打起火。那时，年少的我认知粗浅，不识美物，并不知文山上还有玛瑙石。现在想来，文山上的玛瑙石是否与昌乐蓝宝石一样，被埋没多年无人识呢？石头在无人注目的角落坚守本心，静待识得其真价值的有缘人前来。我凝视掌中两块石头，虽其貌不扬，却似蕴藏着千万年的等待，我想让内行人确认一下真伪。

古人云“石有六德”，坚韧、温润、智静、义方、礼敬、信诚，何尝不是修身之喻？此刻寒风拂面，心中却燃起微光，寻石如求道，不在得失之间，而在俯身捡拾时的虔诚与喜欢。我不知道这两块石头是否是玛瑙石，却把自己的身体狠狠地锻炼了一番，腰酸腿酸手酸，确实有点累了。细想，我们真正寻找的，不只是某一块玛瑙石，而是那个停下匆匆脚步，沉静思考的自己。